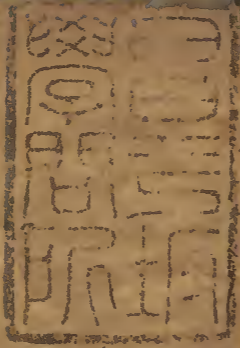


禮書

一百四十二之五十



漢	書	門	類
五	五	八	三
二	六	六	三
冊	架	函	號

庫	父	開	內
二	七	四	函
一	二	〇	冊
架	號	五	五
架	號	八	三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583
冊數	20 (20)
函號	274 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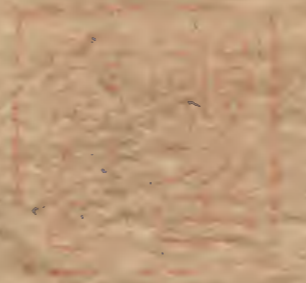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禮書
淺草文庫

宋左宣義郎太常博士賜緋魚袋陳祥道撰

輓

易曰壯于大輿之輓又曰輿說輓左氏曰車說其輓
說文曰輓軸縛也或者以為伏兔然兔謂之輓非輓
也易於輿說輓言中無尤左傳於車說輓言不利行
師然說輓不能行也說輓不行而已非不能行也左
氏斷章取義猶禮記以不耕獲不菑畲為凶荀卿以
括囊無咎無譽為腐儒

禮書卷一百四十二
一 交經堂

輿

較軾鞬軫

說文曰較車輪前橫木鞬橫輪也軾音車籍交錯也
輪車鞬橫木也輪或作轆禮記曰君車已駕僕展輪
或曰輪車欄也或曰輪鞬頭鞬也然僕之展輪非特
鞬耳鄭司農鄭康成皆以辟為覆苓則二鄭亦以苓
為欄也

軫鞬軾

造車始於輿而車制始於輿廣故詩以權輿為始輿

人之法皆以車廣起度車廣六尺六寸三分車廣去
一以為隧則輿深四尺四寸矣三分其隧一在前二
在後以操其式則式深一尺四寸三分寸之二矣以
其廣之半為之式崇則式三尺三寸矣以其隧之半
為之較崇則較出於式二尺二寸矣軫圍尺一寸式
圍七寸三分寸之一較圍四寸九分寸之八軾圍三
寸二十七分寸之七鞬圍二寸八十一分寸之十四
其數廣狹大小崇厚皆起於輿廣此輿人所以以輿
名車而兼數材也車制輿在下輪在兩相式在前軾

在後較則轡上出式者也說文車轡上曲銅軹則衡植於轡

者也轡則衡植於式者也式必曲為之所謂操其式

是也較有重之者所謂猗重較兮是也孔穎達曰重較侯伯之車

賈公彥曰天子與其臣乘重較之車諸侯之車不重禮無明文故二說不同也較後世亦謂

之平高轡後世亦謂之輒說文輒車兩轡也兵車之

行五兵皆建於轡蓋以鐵圍範邪置於轡之上下乃

植而建之則出先刃入後刃此所謂既建而地地邪

倚也

軌

大馭較祭軌少儀祭范考工記曰軌前十尺而策半

之古書作軌則軌范一也鄭康成曰軌法也謂輿下

三面之材轡式之所植持車正也鄭司農曰軌式前

也蓋三面之材轡式之所植而其面出於式前矣杜

子春亦曰軌謂車軹前

任正

輈人任正者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為之圍衡任者

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圍則任正者輿下三面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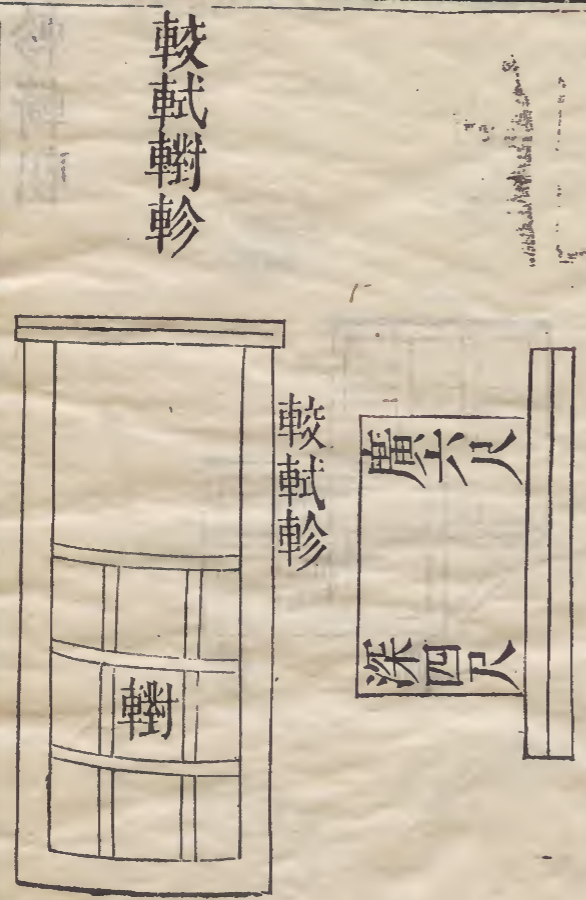
衡任者兩軹間之材也輈長丈四尺十分其輈之長

二〇二
 以其一為任正之圍則任正之圍八尺四寸五分
 之二矣五分其軾之長以其一為衡任之圍則衡任
 之圍一尺五分寸之一矣

禮書圖

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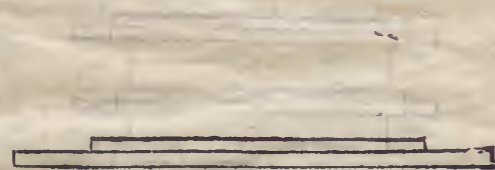
卷第二百四十二



禮書圖 卷第二百四十二

一 交至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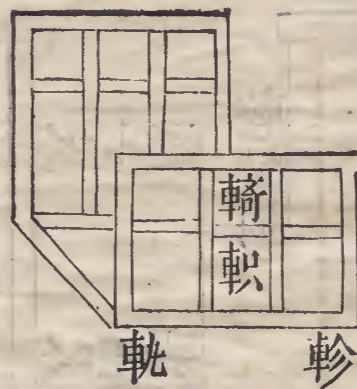
軌



曲直圖 卷一百四十一

交經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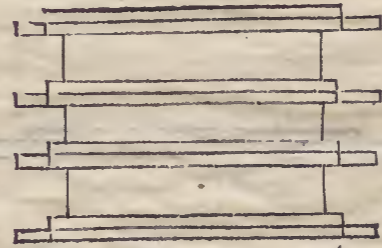
軫
軾
軼



曲直圖

交經堂

任正



禮書

宋左宣義郎太常博士賜緋魚袋陳祥道撰

輶

輶車轅也詩曰梁輶則梁衡也輶持衡者也輶從軌前微曲而上至衡則下而句之輶縱而衡橫縱者若輶橫者若梁此所以謂之梁輶也輶人國馬之輶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輶深四尺駑馬之輶深三尺有三寸鄭氏謂國馬種戎齊道也高八尺田馬七尺駑馬六尺兵車乘車輶崇三尺有三寸加軫與鞮七寸

田車軹崇三尺一寸半駕馬之車軹崇三尺加軹與
 轆四寸軹之減也率七寸馬之殺也率一尺軹與軹
 轆之殺也率寸半則兵車乘車軹轆四尺加以四尺
 七寸之軹為八尺七寸矣田車軹轆三尺七寸加以
 四尺之軹為七尺七寸矣駕馬之車軹轆三尺四寸
 加以三尺三寸之軹為六尺七寸矣三等之馬各下
 其軹七寸則七寸為衡頸之間也軹之身丈四尺四
 寸軌前十尺與隧四尺四寸則丈四尺四寸也前為頸後為踵頸以持衡
 踵以承軹近踵以當兔當兔之圍大於持衡持衡之

圍大於承軹故十分其軹之長以其一為當兔之圍
 則圍尺四寸有奇矣三分其兔圍去一以為頸圍則
 圍九寸有奇矣五分其頸圍去一以為踵圍則圍七
 寸有奇矣凡此大其兔以稱任正小其頸以便馬不
 大不小以當軹然後固也記曰良軹環潛自伏兔不
 至軹七寸軹中有潛謂之國軹蓋軹有膠筋之被而
 其漆不止於軹然後用力均亦足以為觀美也觀秦
 小戎之軹五束之以革而其束歷錄然後古之軹飾
 可知

陰板

詩曰陰鞞漆續毛氏曰陰揜軌也劉熙釋名曰陰蔭也橫側車前所以蔭莖也鞞以皮為之繫於陰板所以引車也左傳稱郵無郵曰兩鞞將絕吾能止之駕而乘材兩鞞皆絕哀二年鞞止於兩則駮馬引之而已漆續鄭氏曰白金飾續鞞之環是也

衡任

輪人為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謂之參稱駮人為駮五分之長以其一為衡任之圍衡任兩軌之間則衡

長六尺有六寸衡任之圍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而其長與輪崇車廣等衡圍與軸圍等矣詩曰兩服上襄兩駮鴈行兩服齊首兩駮如手則服馬兩在前駮馬兩亞之在前者頸當衡亞之者不與焉春秋傳曰如駮之有靳者兩服也說文謂轅耑持衡曰軼軼下曲曰鞞軼鞞曰鞞平昆左傳稱庾公差遣衛獻公射兩鞞而還襄十四年則軼在轅耑衡在軼上鞞鞞鞞在衡下而軼與鞞鞞一物也衡上有采以為飾詩曰錯衡是也軼上有銀以貫轡爾雅曰載轡謂之轡是也說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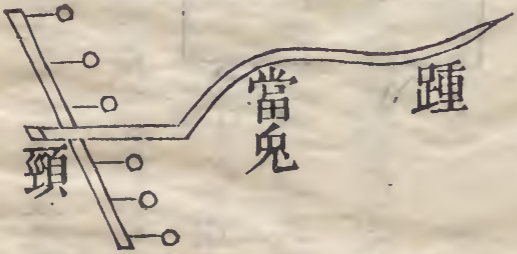
一八七

禮書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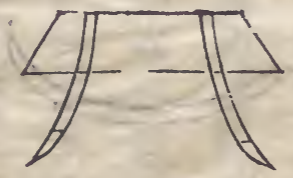
轆亦作轆

此圖展示了轆的各個部分及其結構。圖中標註了「頸」、「當兔」、「踵」等部分。轆是一種古代車輪的部件，通常由木製成，具有多個輻條。此圖以簡潔的線條勾勒出轆的輪廓和內部結構，並配以文字說明各部分的名稱。

禮書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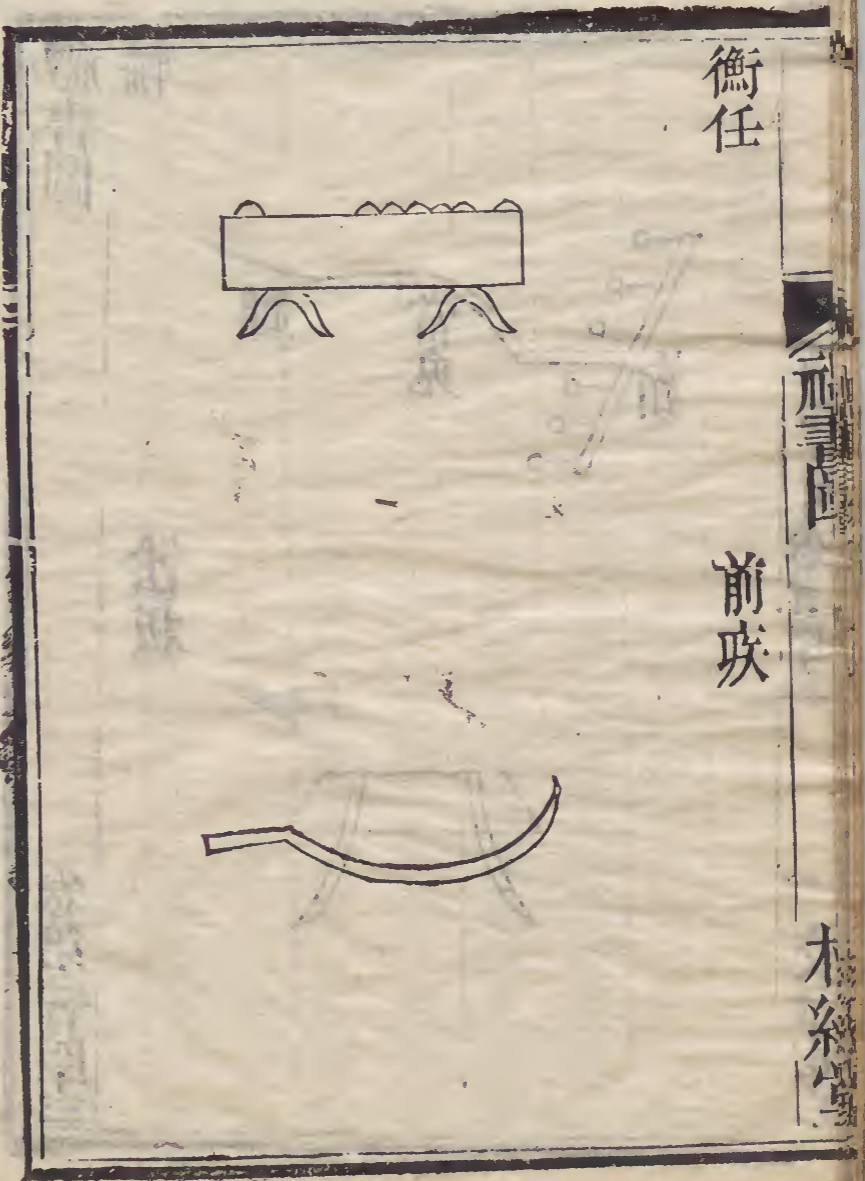
陰板



卷第二百四十三

衡任

前茨



禮書

宋左宣義郎太常博士賜緋魚袋陳祥道撰

軌轍

車迹爲轍轍廣爲軌左傳曰下而視其轍此車迹也
 考工記曰經途九軌此轍廣也轍廣曰軌而兩轄亦
 曰軌少儀曰祭猶之兩轄曰軌兩轄下木亦曰軌也
 考工記曰應門容二轍三箇二轍之間八尺而車人
 轍廣六尺者以貴賤之車不同故也說文曰軌車迹
 也則轍亦曰軌音蹤

軒

左傳曰齊侯歛諸大夫之軒定九年又曰齊侯得敝無

存與之犀軒定九年又曰衛懿公鶴有彘軒又曰乘軒者

三百人又許太子謂渾良夫曰苟使我入國乘軒齊

桓公遺衛夫人以魚軒則軒大夫以上之車也許慎

曰軒曲輈藩車也蓋輈有三制獨國馬之輈為深輈

深則軒故謂之軒軒必有藩故魚軒犀軒皆皮為之

藩也詩曰如輕如軒考工記曰既節軒摯之任漢書

曰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則車又以前

高為軒後至地為輈

茵簣

小戎詩曰文茵暢轂毛氏曰文茵虎皮也釋名曰文

茵車中所坐也然則戎車有文茵則乘車有茵可知

若大路則越席而已大車則簣而已禮記曰蒲越之

尙左傳荀卿曰大路越席說文曰輶大車簣也

乘石

隸僕王行則洗乘石詩曰有扁斯石履之卑兮則乘

石王與后乘車於是登降也鄭氏謂王登車於大寢

西階之前反降於阼階之前則乘石固設於兩階矣
 禮記曰下卿位賈公彥以為凡王出則過卿位而登
 車入則見卿位而降車若迎賓則登車於大寢西階
 之前反降於阼階之前或者下卿位為諸侯禮樂師
 趨以采薺行以肆夏謂天子禮然漢去古不遠丞相
 進見御座為起乘輿為下則天子見卿而後下非過
 其位則然也果過其位則然豈優至尊之道哉考之
 於禮尸與始嫁者乘以几其餘所乘無所經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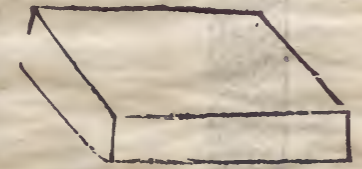
綬

曲禮曰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綬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
 則否僕已駕奮衣由右上取貳綬乘路馬必朝服不敢
 授綬少儀曰僕於君子君子升下則授綬執君之乘車
 僕者負良綬申之面拖諸臂以散綬升說文曰綬車中
 把也其飾則有采章其等有貴賤詩曰淑旂綬章此綬
 之之飾也少儀君綬曰良綬曲禮少儀僕右綬曰貳綬
 散綬此綬之等也君子之登車也受綬其既登也正立
 執綬及致敬然後俯而式焉正立執綬所以備隊耳昔
 范鞅逆魏舒請參乘而持帶亦備隊之意也夫禮有六

藝馭居一焉故司徒以之教萬民保氏以之教國子詩
 以執轡如組為賢孔子以執馭為能而周官大馭戎僕
 田僕齊僕之官皆大夫上士為之則馭非賤者之事而
 已故有以同等為之僕者有以降等為之僕者有以弟
 子為師之僕者有以貴者為賤人之僕者禮曰若僕降
 等則受不然則否此同等降等者為之僕也君命召雖
 賤人大夫士必自馭之此貴者為賤人之僕也論語或
 稱冉有僕或稱樊遲御此弟子為師之僕也

禮書圖

乘石



卷第二百四十四

綏

禮書

木糸室



禮書

宋左宣義郎太常博士賜緋魚袋陳祥道撰

帷裳

巾車王后重翟厭翟安車皆有容蓋詩曰漸車帷裳
 鄭司農曰容謂檐車山東謂之裳幃或曰童容其上
 有蓋旁垂而下謂之檐故士昏禮婦車有襜雜記曰
 轄有襜鄭康成謂襜籠甲邊緣也然容襜幃皆帷裳
 之異名也古者婦人車飾以此後世男子之車有之
 非禮也故郭賀褰帷君子取焉

三九
箒
箒

箒車蔽也詩曰箒蕘朱鞞箒魚服翟箒以朝翟雅也箒方丈席也衛夫人之車以翟箒齊襄公方叔之車以箒箒此婦人男子車蔽之別也爾雅曰輿革前謂之輶乎後謂之箒竹前謂之禦後謂之蔽輶以革輓軾者也箒以革輓後戶者也禦則箒衣軾所以禦前蔽則以箒衣後戶所以蔽後輶與箒皆革為之詩所謂朱鞞是也禦與蔽皆竹為之詩所謂箒箒是也王之喪車始喪木車滿蔽卒哭素車焚蔽既練藻車

藻蔽大祥駟車藿蔽禫漆車藩蔽鄭氏謂蔽車旁禦風塵者藩蔽漆席為之然則禫車之蔽猶且漆之則吉車之蔽其飾又可知矣車之前後兩旁莫不有蔽爾雅言其前後鄭氏言其兩旁各舉其略故也漢詔二千石朱兩轡六百石朱左轡則轡者蔽也

扃

扃之戰晉人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憇之脫扃西京賦曰旗不脫扃杜預曰扃兵闌也孔穎達曰扃橫木也蓋橫木車前以約所載之兵器則扃可脫之材矣觀

戶局謂之局鼎局亦謂之局則車局亦然

輔

詩曰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左傳曰輔車相依孔穎達

曰輔者可脫之物如今人縛杖於輻以助車也

輻 禹之四載曰舟車輻標輻以行泥亦曰轟曰蒞
標以行山亦曰橋曰躡輦今參酌禮經有輻制

此於

書曰予乘四載隨山刊木孔安國曰水乘舟陸乘車泥

乘輻丑山乘標方河渠書曰泥行蹈轟山行即橋去溝

涑志曰泥行乘轟山行則橋尸子曰山行乘標泥行乘

蒞徐廣曰橋一作輦直轆車也孟康曰轟形如箕擲

行泥上應劭曰橋或作標人所引也如淳曰橋以鐵如

錐施之履下以行山然周禮大軍旅會同鄉師治其輦

輦說文曰輦大車駕馬則非山乘者也書曰予乘四載

則所乘非所履者也考之於禮士載柩以輶軸大夫以

上載車以輻先儒謂輶狀如長牀穿程前後著金而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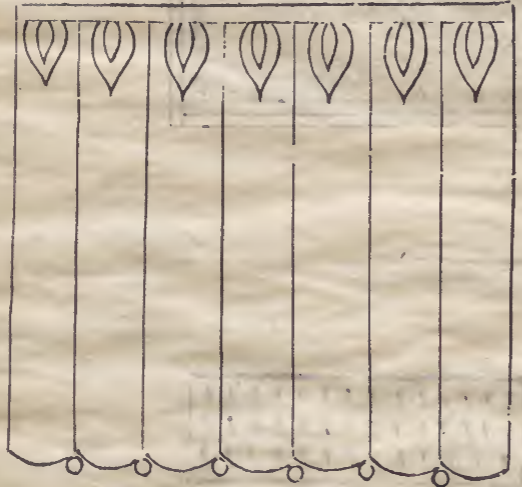
軸焉大夫諸侯以上有四周謂之輻又曰輻之形狀痺

下而寬廣然則泥行乘輻蓋亦如長牀然也

下而實則於此其行更難矣夫以是而求其
 禮之大者則必以禮之大者而求之也夫禮
 之於人猶水之於魚也水竭則魚亡禮廢則
 人散是以禮者人之所歸也而人亦歸於禮
 者也禮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
 天地之經莫大於禮民之行莫大於禮

禮書圖
帷裳

卷一百四十五



禮書圖 卷一百四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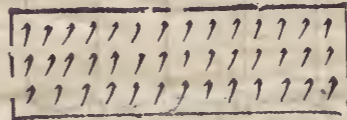
文經堂

輔

肩



第
翟
第



輶 禹之四載曰舟車輶標輶以行泥亦曰毳曰菴標
以行山亦曰橋曰蹕菴今參酌禮經有輶制於此



禮書

宋左宣義郎太常博士賜緋魚袋陳祥道撰

乘車

將軍

卒車

祥車曠左所以虛神位也乘君之乘車不曠左不敢
虛君位也左必式不敢安君位也蓋乘車之禮君處
左車右處右僕處中故造車者必慎於左考工記所
謂終日馳騁左不捷是也乘車者不敢曠左戎右所

謂會同充革車是也器物不敢措之於左月令所謂
 載耒耜于參保介之御間是也後世魏公子虛左以
 迎侯生秦皇虛左以迎太后皆古之遺制耳此特乘
 車為然若兵車則馭者在左戎右在右將帥居中昔
 晉伐齊卻克將中軍解張御鄭邱緩為右卻克傷矢流
 血及屨鼓音未絕曰余病矣解張曰自始合而矢貫余
 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般豈敢言病夫卻克傷矢
 而未絕鼓音則將在鼓下矣解張傷手而血殷左輪
 則御在車左矣然此將帥所乘也若士卒所乘則左

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故書戒左不攻于左右不
 攻于右御非馬之正言左右而又言御則御在中可
 知也左傳稱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言左右
 下則御在中不下可知也信三十三年楚樂伯曰致師者
 左射以鼓是左人持弓也宣十二年欒鍼為晉侯右曰寡
 君便鍼持矛焉成十六年衛太子為簡子右禱曰蒯贖不
 敢自佚備持矛焉是右人持矛也哀二年蓋御無定位
 右有常處故將帥車則御在左士卒車則御居中右
 人之持矛雖將帥士卒之車不同而所居常在右所

職常持矛也凡此皆三人乘車之法也大僕凡軍旅
田役贊王鼓王之乘車有御與戎右又有大僕則駟
乘矣春秋之時侯叔夏御莊叔縣房甥為右富父終
生駟乘杜預曰駟乘四人乘車

虎箒

羔箒

韓奕詩曰鞞鞞淺懷

毛氏曰淺虎皮淺毛也懷覆式也

玉藻曰君羔箒

虎植

鄭氏曰箒覆衣也植緣也此君齊車之飾

大夫齊車鹿箒豹植朝車士

齊車鹿箒豹植少儀曰御負良綬申之面拖諸箒曲禮

曰大夫士去國素篋周禮巾車王之喪車五乘木車犬
禩疏飾素車犬禩素飾藻車鹿淺禩革飾駟車然禩髮
飾漆車豸禩雀飾既夕禮主人乘惡車白狗箒荀卿曰
絲末彌龍所以養威也春秋傳曰齊侯魯侯會于野井
以箒為席許慎曰箒髮巾也

箒者寡也王之吉箒於經無見而喪之木車素車犬
禩藻車鹿淺箒駟車然禩漆車豸禩諸侯覲王之車
虎淺箒而齊車羔箒虎植大夫齊車朝車鹿箒豹植
士齊車亦鹿箒豹植而喪車白狗箒大夫士去國素

辟然王之五幣皆有節則諸侯之虎犴大夫士之豹
 犴蓋其飾也辟若席然施諸軾上其禮有等其用有
 辨則虎以其威猛而有義也羔以其不黨跪乳而有
 禮也鹿以其善接其類而有仁也豹之於虎其為威
 小矣齊於朝其為禮異矣故諸侯覲王虎淺幣齊則
 羔辟虎飾而已士之齊車鹿辟豹飾則朝車之辟與
 飾不以鹿豹而大夫齊車朝車皆鹿辟豹飾者屈於
 君故也王於始宅宗之時以守先王之所傳者為貴
 故禩用犬喪則與人辨稍吉則與人接其接之淺矣

故禩用鹿淺

禮書圖

乘車

右車右	中馭	左君位
-----	----	-----

將車

右戎右	中將	左馭
-----	----	----

卒車

右持矛	中馭	左持弓
-----	----	-----

卷第二百四十六

禮書圖 卷第二百四十六

一 交亞堂

五 禮書

杉經堂

虎幣

羔幣



禮書

宋左宣義郎太常博士賜緋魚袋陳祥道撰

馬

鄉師以時辨其車馬之物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縣
 師辨其六畜車輦之稽遂人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
 及其六畜車輦遂師以時登其六畜車輦遂大夫以歲
 時稽其六畜田野旬祝禍牲禍馬皆掌其祝號杜子春云禍禱
也為馬禱無疾大司馬喪祭奉詔馬牲馬質掌質馬馬量三物
 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駑馬皆有物賈此三馬賈以給官府之使

無種也。綱惡馬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之內更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馬及行則以任齊其行若有馬訟則聽之禁原蠶者齊右王乘則持馬凡有牲事則前馬道右王出入則持馬王式則下前馬馭夫分公馬而駕治之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種謂上善似母者以次差之玉路駕種馬田路駕田馬駑馬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給官中之役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圍三乘為卓卓一趣馬三卓為繫繫一馭夫六繫為廐廐

一僕夫六廐成校校有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

圍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良善也善馬五路之馬鄭

司農云四匹為乘養馬為圍故春秋傳日馬有圍牛有牧立謂二耦為乘師趣馬馭夫僕夫帥之名也趣馬下士御夫中士則僕夫上士也自乘至廐其數二百一十六匹易乾為馬此應乾之策也至校變為言成者明六馬各一廐而王馬小備也校有左右則良馬一種者四百三十二匹五種合二千一百六十四匹駑馬三之則為千二百九十六匹五良一駑凡三千四百五十六匹然後王馬大備詩云駉牝三千此謂王馬之大數與麗耦也駑馬自圍至馭夫凡馬千二十四匹與三良馬之數不相應八皆宜為六字之誤也師十二匹趣馬七十二匹則馭夫四百三十二匹矣然後而三之既三之無僕夫者不駕於五路卑之也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降殺之差每廐為一

閑諸侯有齊馬道馬田馬大夫有田五三三凡馬特居四之一
馬各一閑其駑馬則皆分為三馬木糸生
欲其乘之性相似也物同氣則心一鄭司農云四之一者三牝一牡春祭馬祖執駒夏祭
先牧頒馬攻特秋祭馬社臧僕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
趣馬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巫馬掌養疾
馬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受財于校人牧師掌牧
地皆有厲禁而頒之孟春焚牧中春通淫掌其政令凡
田事贊焚萊庾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
馳攻駒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及執駒散馬耳圉馬正
校人員選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騄六尺以上

為馬圉師掌教圉人養馬春除蓐覺廐始牧夏庠馬冬
獻馬射則充楛質茨牆則翦鬪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
以役圉師凡賓客喪紀牽馬而入陳馭馬亦如之小行
人圭以馬玉人大璋中璋邊璋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
馬曲禮曰効馬効羊者右牽之國君下齊牛式宗廟大
夫士下公門式路馬乘路馬必朝服載鞭策不敢授綏
左必式步路馬必中道以足蹙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
誅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
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

館無乃已重乎檀弓曰敝帷不棄為埋馬也月令春駕蒼
 龍季春乃合累牛騰馬遊北于牧累騰皆乘犧牲駒犢
 舉書其數夏駕赤駟中央駕黃駟秋駕白駱季秋班馬
 政命僕及七駟咸駕冬駕鐵驪玉藻年不順成大夫不
 得造車馬明堂位夏后氏駱馬黑鬣商人白馬黑首周
 人黃馬蕃鬣少儀贈馬入廟門賻馬與其幣大白兵車
 不入廟門馬則執勒皆右之學記始駕馬者反之車在
 馬前周易乾為良馬為老馬為瘠馬為駁馬震其於馬
 也為善鳴為馵足為作足為的顙坎於其馬也為美春

為亟心為下首為薄蹄為曳詩漢廣言秣其馬六尺以上曰馬
 言秣其駒五尺以上曰駒干旄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四之者見
 素絲組之良馬五之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四馬六轡碩人四
 牡有驕朱幘鑣鑣翟芾以朝大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
 組兩驂如舞乘乘黃四馬皆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乘乘鵠
 驪白雜毛曰鵠兩服齊首兩驂如手駟臧孔阜六轡在手遊于
 北園四馬既閑習其四種之馬小戎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駟駒
 是中駒驪是驂黃馬黑喙曰駒箋云赤身白鬣曰驂伐駒孔羣伐駒四介馬也株
 林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馬五尺以上曰駒



東山皇駮其馬

黃白曰皇駮白曰駮

四牡駢駢周道倭遲四牡駢

駢嘽嘽駮馬

白馬黑鬣曰駮

駕彼四駮載驟駮皇皇者華我

馬維駒六轡如濡我馬維騏六轡如絲我馬維駮六轡

沃若采薇戎車既駕四牡業業駕彼四牡四牡駮駮四

牡翼翼象弭魚服六月戎車既飭四牡駮駮載是常服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

物毛物也

四牡修廣其大有顛四牡既

佶既佶且閑車攻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

徂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駕彼四牡四牡奕奕四黃既

駕兩驂不猗吉日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吉日庚午既差

我馬白駒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皎皎白駒食我場藿裳

裳者華我觀之子乘其四駮乘其四駮六轡沃若采菽

雖無口予之路車乘馬載駮載駮君子所屆角弓老馬

反為駒不顧其後崧高四牡躑躑鉤膺濯濯王遣申伯

路車乘馬韓奕四牡奕奕魯頌駟駒壯馬在坰之野薄

言駟者有驕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

臧薄言駟者有騅有駮有騂有騏以車伾伾思馬斯才

薄言駟者有驪有駮有騅有騏思馬斯作薄言駟者有

駟有駮有驪有魚以車祛祛思馬斯徂有駮駮彼乘黃

時稽其六畜而牛馬與焉及其用之則司馬法甸出長
 轂一乘牛三頭馬四匹此國馬也校人掌王馬之政辨
 種戎齊道田駕之六馬此公馬也蓋天子十二閑馬六
 種每馬一圉每乘一師三乘馬十二匹三阜為繫三十
 六匹六繫為廐二百一十六匹六廐成校校有左右則
 十二廐合三千四百五十六匹種各一廐廐有左右則
 一種四百三十二匹良馬五種則合二千一百六十四
 又駕馬一種三良馬一種之數則為千二百九十六匹
 五良一駕凡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四種家四

閑二種蓋諸侯及大夫廐無左右則良馬三居三廐合
 六百四十八匹駕馬三良馬一種之數居三廐亦六百
 四十八匹凡千二百九十六匹家四閑二種一良居一
 廐二百一十六匹駕三之居三廐為六百四十八凡八
 百六十四匹春秋之時晉悼公使程鄭為乘馬御六駟
 屬焉諸侯六閑成十八年彼衛文公之駮北三千齊景公之
 馬千駟三千則近於天子十二閑之數而千駟又過之
 是皆僭侈而違禮者也校人駕馬麗馬一圉八麗一師
 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鄭氏謂八宜為六者蓋自



圍至馭夫以八計之則為千二十四匹與三良馬之數不合以六計之則適四百三十二匹矣然後而三之既三之無僕夫以駑馬不駕五路甲之也然則周天子之馬不過三千四百五十六匹而已漢之養馬有五監六廐而武帝之時馬至四十萬匹唐置八使五十六監麟德間馬至七十萬開元間至四十五萬匹而與周之馬數相遠者蓋周制凡軍之馬出於民而校人所養者特給公家之用而已漢唐則不然行軍之馬一出於公此多寡所以異也

六馬車

四馬車

二馬車

一馬騎二馬駢說文駢駕二馬三馬駟四馬駟古者軍容則

有騎記曰前有車騎公羊傳曰齊魯遇于野國容則

車而已大夫以上駕四士則駕二而已儀禮公贈士

以兩馬春秋之時衛良夫乘衷甸兩牡哀十年左陳成子

以乘車兩馬賜顏涿聚之子襄二十七年魯君以乘車二

馬遺孔子家語蓋諸侯之大夫大事駕四小事駕二觀

春秋傳以兩牡為衰甸則四牡為上乘矣後世有大
 駕中駕小駕之說蓋此類也杜預以衰甸兩牡為鄉車誤也詩四牡
 言使臣之事曰四牡騤騤駕彼四騶采芑言方叔之
 事曰乘其四騶四騶翼翼是大夫駕四也車攻吉日
 言宣王之事曰四牡龐龐四牡孔阜是天子亦駕四
 也周官校人掌王馬之政乘馬一師四圉詩言諸侯
 獻馬於王皆布乘黃朱則天子亦駕四也特夏書曰
 若朽索之御六馬荀卿曰六馬仰秣六馬不調列子
 曰二十四蹄無遺迹公羊亦曰天子駕六白虎通曰

天子之馬六示有事於天地四方蓋言夏禮也

史記曰秦

始皇以水數制乘六馬漢儒曰今帝者駕六此秦漢制耳石慶為御景帝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張衡西京賦曰天子駕騶軫六駿又曰六元蚪之奕奕商周損之以四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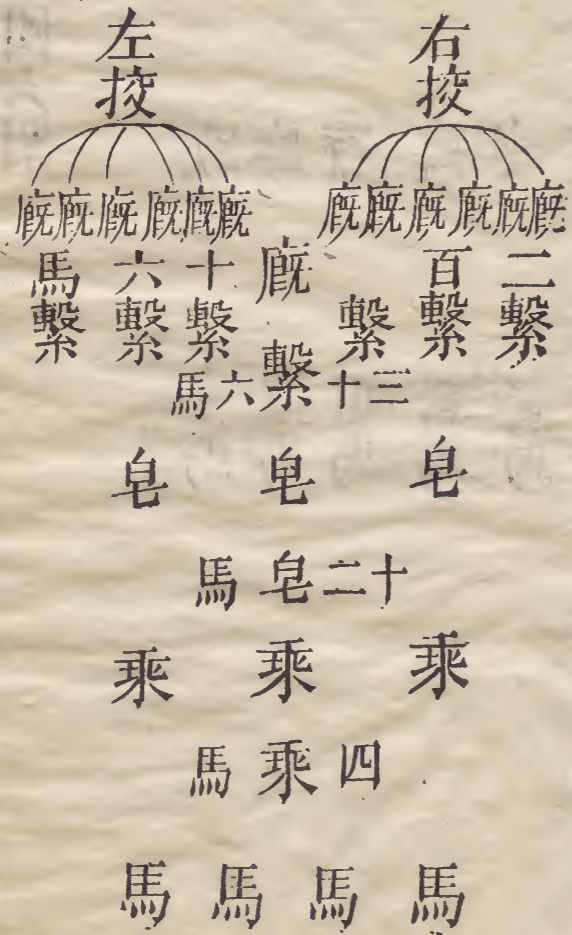
後世又復之以六觀商頌言八鸞鎗鎗則商亦駕四
 明矣先儒謂天子駕六諸侯與卿駕四大夫駕三士
 駕二庶人駕一又謂夏后氏駕兩謂之麗商益以一
 騤謂之騤周又益以騤謂之駟蓋傳聞之誤也昔晏
 子解左騶以遺越石父孔子解左騶以弔館人陽處
 父釋左騶以贈孟明光武釋左騶以賜賈復言左則

有右未聞三馬可以行車也于旄之詩曰良馬五之
 毛萇曰三馬五轡亦謂大夫駕三豈詩人之意然耶
 皇皇者華之詩曰我馬維駒株林之詩曰乘我乘駒
 毛氏以為大夫乘車於理或然何則馬八尺以上為
 龍七尺以上為駉六尺以上為馬六尺以下為駒觀
 禮月令天子所乘皆言龍衛詩諸侯所畜則言駉是
 天子乘龍諸侯乘駉也兵車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
 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輪崇則馬崇輪庠則馬庠是
 乘兵車則駕駉以上田車則駕馬也天子所駕下止

於馬諸侯所畜上止於駉則大夫乘駒可知矣四馬
 八轡而詩每言六轡者蓋駕馬之法有游環以止駉
 馬之外出有脅驅以止駉馬之外入有脅驅矣則駉
 馬之內轡無所施也繫於軾前而已此詩所以言六
 轡也

禮書圖

天子十二閑



卷第一百四十七

禮書圖 卷一百四十七

一六交誼堂

全三

本系堂

邦國六閑

廐 廐 廐 廐 廐 廐

齊馬 道馬 田馬 駑馬 駑馬 駑馬

禮書圖

杉紉堂

家四閑

廐 廐 廐 廐

田馬 駑馬 駑馬 駑馬

禮書圖 卷二百四十七

二 交徑堂

六馬車



禮書

杉本堂

禮書

宋左宣義郎太常博士賜緋魚袋陳祥道撰

喪期

易繫辭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
樹喪期無數書稱堯之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
海遏密八音而喪服精麤之制於經無見然則有喪
無期有期無服皆心喪而已後世漸文故為冠經衰
裳帶屨以飾之於是有斬齊功緦袒免之等三年期
九月七月三月之別然後情文稱而恩義立矣蓋喪

服之制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故再
期之喪三年期之喪二年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五月
之喪二時三月之喪一時遠者象閏近者象時則凡
在天地之間者有變易矣此喪服所以立中制節也
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則三年之喪
固孝子之所以自盡也宰予欲短之曰舊穀既沒新
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已久矣而孔子非之則至親不
可以期斷也荀卿與三年間皆謂至親以期斷而以
三年為加隆如此則是期為喪之盡而三年為禮之

加也與孔子之說戾矣禮曰太古冠布齊則緇之鄭
氏謂冠即白布冠今喪冠也然則太古之冠吉凶同
色其服又可知也

衣服升數

斬衰

正服三升義服三升冠六升受衰六升冠七升

齊服

降服四升正服五升義服六升冠七升受衰七升冠八升

大功

降服七升正服八升義服九升冠十升受衰十升冠十一升

小功

降服十升正服十二升義服十三升

緦麻

十五升抽其半小功緦麻冠升同無受

舊說斬衰

正服三升義服有半冠六升受衰六升冠七升

齊衰

降服四升冠七升受衰七升冠八升父為母三年服

正服五升冠八升受衰八升冠九升父在比服期

義服六升冠九升受衰九升冠十升

大功

降服七升冠十升受衰十升冠十一升

正服八升冠十一升受衰十一升冠十一升

義服九升冠十一升受衰十二升冠十二升

小功

降服十升冠十升同無受

正服十一升冠十升同無受

義服十二冠升同 無受

總麻

十五升抽其半十五升千二百縷抽其半六百縷細如麻朝服而數則半之喪服曰

有事其縷無事其總同冠升同 無受

服有降有正有義而其別有升數其變有有受無受八

一縷為升或言八十縷為宗布龕者升數少細者升數多鄭氏改升為登不必然也大夫已上虞卒哭異月故既虞則受士虞卒哭同月故卒哭即受 間傳於喪服斬衰少一等而

無三升有半齊衰多二等而有五升六升大功多一等而有七升小功多一等而有十二升蓋斬衰三升

正服也三升有半義服也齊衰四升降服也五升正服也六升義服也大功七升降服也八升正服也九升義服也小功十升降服也十一升正服也十二升義服也齊衰大功之冠其受也總麻小功之衰其冠也則大功以上以其冠為受而冠衰升數異小功以下以其衰為冠而衰冠升數同喪服斬衰三升三升有半其冠同六升以其冠為受受冠七升則始喪衰異而冠同及受則冠衰皆同是喪之別尤嚴於衰而衰之別尤嚴於始也由是推之齊衰四升冠七升受

三十一
禮記
木經
冠八升則四升五升六升之衰其冠同七升受則衰
同七升冠同八升矣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
十一升蓋大功用小功之衰爲冠小功用大功之冠
爲衰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而冠同十升受衰同十
升而冠同十一升此喪服重輕之節然也何則喪服
斬衰備舉義正齊衰舉上大功舉中下小功舉上中
其文錯出互見則斬衰二衰同冠而齊衰大功可知
矣斬衰二受同冠衰而齊衰大功又可知矣先儒以
齊衰正服而下冠受之說不見於經於是謂正服衰

五升冠八升受衰八升義服衰六升冠九升受衰九
升冠十升冠大功降服衰七升冠十升受衰十升冠
十一升正服衰八升冠十升受衰十升冠十一升義
服九升冠十一升受衰十一升冠十二升自大功降
服以上之冠去衰常二等受冠去衰常一等大功正
服義服之冠去衰二等受冠去衰亦一等其銖銖而
第之可謂詳矣然與斬衰之例不同以爲不同耶至
大功降正又異衰同冠而二受亦同冠衰是其說自
惑也考之於經冕弁尊而衣服卑尊者常少卑者常

多故王之大裘裘服同冕后之三翟同副吊服三衰
同弁經降義正之三衰同冠乃禮意也服重者冠衰
相遠服輕者冠衰相近至輕者冠衰同故斬衰之冠
去衰三等齊衰之冠去衰一等小功總之冠與衰同
等此禮之差也

斬衰制

斬衰先斬布而後製故言斬衰者斬先衰疏衰先製
而後緝故言疏衰者衰先齊春秋傳曰斬然在衰經
之中雜記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剡則斬者其

痛甚剡其哀殺也

齊衰不杖章傳曰父母長子妻服
斬母不服斬而亦云斬者以其服

三年而并
言之也

喪禮齊衰而下各有降正義之二服斬衰

則正義二服而已齊衰月數不斬衰則一於三年而

已斬衰皆絞帶菅屨特公卿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

帶繩屨以其厭於天子諸侯故也曾子曰哭泣之哀

齊斬之情餽粥之食孟子曰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

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雜記曰端衰喪

車無等則父母之服貴賤一也然雜記又曰大夫爲

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爲其

父母之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春秋之時齊晏桓
 子卒襄十七年左晏嬰麤縗斬直經帶杖菅屨食粥居倚
 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為大夫
 鄭氏曰此平仲之謙也言已非大夫故為父服士服
 正麤衰斬者其縷齊斬之間謂縷如三升半不緝也
 為父服異者有麤衰斬枕草矣其為母五升縷而四
 升為兄弟六升縷而五升乎大功已下大夫士服同
 此蓋周衰禮變而齊之服於是有等故大夫以尊而

仲服斬衰枕草士以卑而屈服齊衰枕草而已禮記
 或記先王或記夫世其可以末世之事而論先王之
 時哉鄭氏以此為真先王之禮宜乎王肅之所攻也

齊衰制

疏者麤也斬衰固麤矣不曰疏者麤不足以言之也
竹筭不言惡櫛筭言惡筭與此同意齊衰言麤大功小功言功總麻言
 總則人功漸著而總又加密矣疏屨亦謂之疏者此
 猶周禮所謂疏材之疏異乎疏衰之疏也父在為母
 期父卒為母三年皆疏衰齊則父卒猶以餘尊所厭

得伸三年而不得伸斬也若父喪未除而母卒不特餘尊在焉猶服期而不得三年也內則曰女子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鄭氏曰故謂父母之喪言二十三而嫁非止一喪也何則二十而服父喪未闋而服母三年則是二十四而嫁矣服父而已再期而大祥則是二十二而嫁矣以是知其父喪未闋猶為母期也子雖為母期猶心喪三年傳曰父必三年而後娶達子之志則子之心喪可知矣晉叔向日王者三年之喪一謂太子與穆后也王為后期而云三年喪

者達子之志也先儒謂父在為母齊衰五升冠八升既虞受衰八升冠九升父卒為母齊衰四升冠七升既虞受衰七升冠八升喪服記云齊衰四升冠七升間傳亦曰為母既虞受衰七升蓋自父卒言之其說是也

喪服祥禫月日

葬之喪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而祥禫間月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禫而祥禫間月可知也聘禮士中曰禽一雙學記中年考校小記中一以

三十八
上而耐玉藻士中武皆以中爲間則士虞間傳所謂
中月者其爲間月可知也戴德喪服變除禮二十五
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鄭氏據以爲說蓋得之矣王
肅之徒以記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又云祥而
縞是月禫徙月樂祥之日鼓素琴夫子旣祥三日而
彈琴十日而成笙歌魯人朝祥而暮歌孔子曰踰月
則善於是謂二十五月大祥其月爲禫二十六日作
樂是知所謂是月樂者所以發下文而不繫於上
也語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而文無所繫孰謂是月

禫云者乃祥月乎果禫在祥月應曰月中而禫不可
謂之中月也孟獻子禫縣而不樂然則所謂徙月樂
者以備縣也若彈琴瑟笙歌間作而不縣旣祥爲之
可也春秋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僖公之喪
至文公二年冬適二十六日左氏曰納幣禮也而公
羊議其喪娶則公羊亦以三年之喪二十七月而除
與鄭氏之說合矣然則喪大記曰禫而從御吉祭而
復寢間傳云大祥居復寢間何也孔穎達曰大祥去
聖室復殯宮之寢則禫而復寢者復平居之寢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mostly illegible.

禮書

宋左宣義郎太常博士賜緋魚袋陳祥道撰

喪禮

括髮

問喪曰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檀弓曰始死羔裘元冠者易之而已則始死有易冠無去冠者有易裘無袒衣矣儀禮小斂之節主人髻髮袒婦人髻于室問喪曰三日而斂袒而踊之檀弓曰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又曰袒括髮變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又曰叔

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戶出戶袒且投其冠
子游曰知禮喪大記曰小斂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
則小斂投冠脫髻髻髮而袒矣蓋人子之於始喪其
幸生之心未已故未忍去飾焉及小斂則已矣然後
髻髮而袒叔孫武叔既小斂舉者出戶袒而投其冠
子游嗤之則投冠髻髮宜在未舉出戶之前歟曾子
問曰女改服布深衣以趨喪鄭氏曰婦人始喪未成
服之服然則男子始喪蓋亦曰白布深衣也雞斯之
喪不可以考鄭氏改雞斯為笄纒請始死將斬衰者

笄纒將齊衰者素冠婦人將斬衰者去笄而纒將齊
衰者骨笄而纒孔穎達之徒遂謂始死去冠而有笄
縱將小斂則去笄縱著素冠視斂其說無據喪服小
記曰斬衰括髮以麻為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則小
斂奉尸出堂主人拜賓之時為母括髮以麻與父同
也尸出堂訖降自西階卽位復位之時為母不括髮
而免以與父異也儀禮男女奉尸俟于堂訖主降自西階東卽位主人拜賓卽位踊襲
經于序東復位也奔喪禮至家升階殯東西面坐哭括髮袒
降堂東卽位襲經絞帶反位皆如初於又哭括髮袒

成踊三哭亦括髮袒成踊又哭明日朝也三哭又其明日朝也奔母之喪西面哭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襲免於又哭不括髮奔喪不及殯先之墓括髮遂冠歸入門哭括髮袒於又哭三哭皆括髮袒為母所以異於父者一括髮其餘免以終事其義皆與小記同也喪大記曰君大夫之喪子弁經雜記曰小斂環經君大夫士一也則大夫以上素弁士素委貌皆加環經也孔穎達曰斬衰男子括髮齊衰男子免皆斂殯之時耳非斂殯則大夫以上加素弁士加素冠皆於括髮之上天子七日

成服諸侯五日成服大夫士三日成服於理或然

免

問喪曰冠者不肉袒何也曰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體也故為之免以代之也又曰免者以何為也不冠者之所服也儀禮小斂主人括髮袒眾主人免于房喪服小記曰為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又曰男子免而婦人髻大記曰小斂主人即位襲帶經踊母之喪即位而免奔喪曰奔母喪一括髮其餘以免終事小記又曰總小功虞卒哭則免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

人皆冠及虞則皆免為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報虞卒哭則免如不報虞則除之遠葬者皆哭者皆冠及郊而后免反哭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雖異國之君免也親者皆免又曰主人未除喪有兄弟自它國至則主人不免而為主問喪曰禿者不免童子惟當室總總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儀禮曰朋友在它邦則袒免歸則已大傳曰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文王世子曰族之相為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鄭

氏曰免狀如冠而廣一寸蓋有所傳然也然則免於括髮為輕故為父括髮為母免於冠飾為重故總小功之虞卒哭遠葬者之及郊反哭主人之於君弔必免然則袒免非喪服之常有時用之而已齊衰而下小斂皆袒免是有常服者必袒免止於袒免者無常服故施於五世焉禿者不免於疾也童子不免未可加以成人之服也

髮

儀禮喪服女子子在室為父布總箭笄垂衰三年女子子

適人者為其父母婦為舅姑惡笄有首以髻士喪禮
 小斂婦人髻于室既夕禮曰丈夫髻散帶垂卽位鄭氏
曰此互喪小記曰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
 髻奔喪曰婦人奔喪東髻檀弓曰南宮縚之妻之姑
 之喪夫子誨之髻曰爾無總總爾無扈扈爾又曰
 婦人髻而弔自敗於臺鮒始也鄭氏釋喪大記曰去
 纚大紒曰髻釋喪服曰髻露紒也猶男子之括髮斬
 衰括髮以麻則髻亦用麻以麻者自項而前交於額
 上徇繞紒如著慘頭焉蓋其所傳然也其狀則毋從

從爾不至於縱而高也無扈扈爾不至於卑而大也
 爾雅曰卑而大扈則從從為縱而高可知也小斂主
 人括髮袒衆主人免于房婦人髻于室奔喪男子東
 括髮婦人東髻又小記曰男子免而婦人髻則婦人
 之髻猶男子之括髮免也故括髮以麻則髻以麻矣
 免而以布則髻以布矣髻以麻則斬衰也髻以布則
 齊衰也小斂齊之髻不言笄則未成服之髻無笄矣
 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婦為舅姑惡笄有首以髻
 孔子言髻而繼之以榛笄則成服之髻有笄矣又儀



禮言髻衰三年小記言齊衰惡笄以終喪則斬衰齊衰之髻皆終喪矣孔穎達曰常服之髻不用麻布然則啓殯之髻雖在成服之後蓋亦無笄以對男子之袒而免故也男子之袒免及於五世婦人之髻不及於大功者以髻不特對免而又上同於括髮故也秃者不髻以疾也弔者不髻以疎也皇氏以麻髻布髻露紛為三髻然則髻雖麻與布之不同其為露紛一也

笄

儀禮喪服女子子在室笄箭笄髻衰三年傳曰箭笄表

尺吉笄尺二寸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婦為舅姑惡笄有首以髻卒哭子折笄首以笄布總傳曰笄有首者惡笄之有首也惡笄者櫛笄也折笄首者折吉笄之首也吉笄者象笄也何以言子折笄首而不言婦終之也妾為女君君之長子惡笄有首齊衰惡笄以終喪男子冠婦人笄檀弓曰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髻蓋榛以為笄然則喪笄有三箭笄也櫛笄也折首笄也箭笄櫛笄長尺折首笄長尺二寸箭笄為重櫛笄次之折首笄為輕斬衰笄以箭齊衰

筭以櫛女子子在室爲父箭筭則斬衰之筭以箭矣
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婦人爲舅姑惡筭而女子
子在室亦如之則齊衰以櫛矣箭筭惡不足以言之
櫛筭言惡以其木之無文故也古者櫛以櫛櫛白理
而無文則櫛筭用櫛無櫛則榛可矣故檀弓曰蓋榛
以爲筭也儀禮曰卒哭子折筭首折筭首者折吉筭
之首也言子不言婦終之也蓋惡筭有首吉筭折首
吉筭則父而不子折其首別子而不婦以其不可全
於子故吉筭以其不可全於婦故折其首儀禮曰女

子子在室爲父箭筭三年小記曰齊衰惡筭以終喪
則惡筭不終喪而吉筭折其首者特子之適人者而
已鄭氏曰筭有首者若今時刻鏤摘頭矣觀古無字
則筭之形制可知

竹杖

削杖

記曰斬衰貌若苴齊貌若泉喪服有苴經有牡麻經
傳曰苴經麻之有菁者也牡麻者泉麻也爾雅曰菁
泉實也孫氏曰菁麻子也蓋泉之有菁者其色苴惡

故謂之苴無實者其色反是故謂之牡麻苴經苴帶以苴麻名之也苴衰苴杖因經帶名之也杖之制下本其大如經其長齊心苴杖竹也削杖桐也為父竹杖為母桐杖蓋竹之為物堅貞而不變桐之為物柔脆而易彫為父斬為母齊斬者常伸而三年齊者或屈以期月此竹杖桐杖所以不同也杖雖主於父母凡斬衰皆杖為妻期亦杖為長子亦杖期服必杖而有所不杖童子婦人不杖有所必杖孔穎達曰婦人不杖謂童女也其授也有官周禮肆師之類其授之也有日其執之輯之去

之使人執之也有時其棄之也有所虞杖不入室耐杖不升堂練則筮日筮尸視濯要經杖而已蓋杖所以輔病者也喪久而平則杖不用矣鄭氏曰大祥除衰杖

禮書

宋左宣義郎太常博士賜緋魚袋陳祥道撰

喪服

經帶

喪服有二帶經帶象大帶絞帶象革帶斬衰經帶絞帶皆以麻齊衰以下經帶以麻絞帶以布然經帶之麻有直者有牡者有澡者有不澡者有本者有純本者其施之於身有散者有不散者斬衰直經齊衰大功總衰小功牡麻經殤而小功澡麻直者麻之有

蕢者也壯者泉麻也澡者治葶垢者也直色惡澡色
 潔壯則不惡不潔而適輕重之中此所以自齊衰至
 小功皆用之也儀禮謂叔父之下殤適孫之下殤昆
 弟之下殤大夫庶子為適昆弟之下殤為姑姊妹女
 子子之下殤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
 皆澡麻經帶小記曰下殤小功澡麻不絕其本屈而
 反以報之服問曰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鄭氏曰
有本謂
大功以上小功
以下澡麻斷本既練遇麻斷本者於免經之又曰小
 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以有本者為稅則大功以上

有本小功以下絕本小功雖絕本而不澡特下殤之
 在小功者澡之下殤在小功者澡之則於小功為經
 以其在所降者不絕其本則於小功為重以其本非
 小功也儀禮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
 亦澡麻而小記特言下殤小功指其本宗者言之也
儀禮正小功無澡麻小記小功小殤有澡麻
無斷本 知氏曰小功以下澡麻斷本失之矣小記曰
 君吊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雜記曰大功
 以上散帶玉藻曰五十不散送荀子曰喪之散麻則
 凡喪大斂以前既啓之後皆免而散帶免必散帶而



三六一 前書
木糸室
有所不散帶則君吊免而不散麻是也凡服有受故
大功以上成服之後又絞其帶之垂者殤之服無受
故摻垂殤之帶不摻垂屈而反以報之則下殤屈反
絞之與長中異乎其有所糾而合者下殤小功凡此
皆麻帶之別也記曰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
之葛與大功之麻同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
之葛與總之麻同此練而受以葛者也喪服記曰公
子為其妻練冠葛經帶此服輕而用葛者也
衰辟領負板之制

儀禮喪服衰外削幅裳內削幅若齊裳內衰外負廣出於
適寸適博四寸出於衰衰長六寸博四寸削殺也適
辟領也外削則縫其殺者外嚮也衰博四寸當心辟
領博四寸出於衰則綴於兩廂各去衰二寸以其去
衰二寸并辟領四寸與衰四寸此所謂與濶八寸兩
之為尺六寸也辟領及濶中尺六寸負出於辟領外
旁一寸則負廣尺八寸矣廣尺八寸而長稱之則辟
領之長蓋與衰齊衰用三升布則負與辟領之布亦
三升

倚廬

間傳曰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苦枕塊齊衰之喪居堊室平翦不納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緦麻淋可也又曰父母之喪既虞卒哭柱楣翦屏平翦不納期而小祥居堊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鄭氏曰倚木為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蓋倚廬之制橫木於地以為楣倚木於牆以為椽覆之以苫不翦不塗其位中門之外雜記謂在堊室之中非時見乎毋是也不入門間喪謂成壙而歸不敢入處室

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是也其方東壁士喪既夕謂

眾主人皆西面于東方主人揖就次是也古者於中門之外自

漢以來於中門之內以其近殯也唐禮於殯室東廊下近南承漢禮者也君障之大夫士

不障喪大記謂君為廬宮之大夫士禮之是也庶子

而下廬於東南喪大記謂凡非適子者自未葬以於隱

者為廬是也先儒曰諸子各一廬既虞卒哭則翦所覆之屏以

齊其苦亂葛洪變除云屏廬前屏也卒哭除其屏更作外障然大夫士廬前無屏葛說誤也

柱迫地之楣以易其戶廬北戶柱塗不於顯而無事

乎飾君與大夫皆宮之而不使袒皆所以即變也廬

立於既殮先儒曰殮之明日成服而立廬毀於既練寢苦枕塊不說帶經不與人坐此居廬之大畧然也廬男子之事成人之禮也故婦人與童子不廬唐禮婦人不為廬設次西房若殯堂後施下麻廬嚴者也故疏衰不廬非服母者也服母雖疏衰廬

聖室

周禮宮正授廬舍鄭氏曰舍聖室也喪服既練舍外寢鄭氏曰外寢聖室也又士喪既夕主人揖就次而聖室預焉則次舍外寢皆聖室之異名也其制則鄭

氏謂屋下壘土為之不塗墜屋下則其屋兩下與廬之倚木異矣不塗墜則既祥聖矣爾雅曰地謂之黝牆謂之聖或

曰父喪既祥而母亡嫡居父喪而祖父母亡嫡居祖

父喪而母亡其所居有異乎禮輕者包重者特父喪既祥而母亡則毀聖室立廬是包輕也嫡之於祖所

以繼體也父喪既廬而祖父母亡宜別立廬以受弔者示傳重也居祖父喪而母亡二喪殊位則亦宜別

立廬也然則父為長子出後之子為父母出妻長子為父母與為出嫁母庶子為其母所居有辨乎先儒

謂父爲長子不被髮不徒跣爲次於內不歠粥立廬於內可也凡杖者則廬廬則禫爲人後者爲父母不杖則聖室而不廬可也出妻之子非廬於母之家則廬於別室可也父亡母嫁有服而已不廬可也庶子父在爲其母不禫固不廬矣若君母在亦不廬也然小記云父不爲衆子次於外則長子固次於外矣或曰聞喪而不得奔可以立廬平廬者所以示哀之發於居處也其設不必爲殯也則問喪而不得居不可不廬於其所居也

貴賤親疎廬聖室之辨

宮正大喪則授廬舍辨其親疎貴賤之居雜記曰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大夫居廬士居聖室□間傳父母之喪居倚廬齊衰居聖室大功寢有席小功總麻床可也鄭氏釋宮正謂親者貴者居倚廬疎者賤者居聖室賈公彥曰親謂大功已上疎爲小功總麻貴謂大夫已上賤謂士也蓋大夫貴矣雖與王疎不居聖室雖賤與王親亦居廬鄭氏又釋雜記曰士居聖室謂邑宰也朝廷之士亦居廬然邑宰與

朝廷之士皆士也而朝廷之士居廬於禮無見不可考也雜記大功居聖室而大喪大功居廬蓋凡喪與大喪異歟

含襚贈賻贈之別

玉貝曰含衣服曰襚車馬曰賻貨財曰賻玩好曰贈蓋卒洗而含將斂而襚賻賻在既祖薦馬之後贈在櫃至邦門之時襚以遂之賻以覆之賻以助之贈以贖之則含襚贈所以送死而賻賻所以佐生也士喪禮既夕記卒洗實貝柱右顛左顛合若及時則敵者親含

如魯桓公卒諸侯請含是也不及事則使人執含以往雜記使者執璧委于殯東是也襚在及事則士喪禮所謂君使人襚徹帷襚者入衣尸出親者襚不將命以卽陳庶兄弟襚使人以將命于室委衣于尸東牀上朋友襚親以進是也若不及事雜記所謂襚者執冕服左執領右執要委衣于殯東襚者降授爵弁服於門內霤受皮弁服於中庭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元端將命是也臣襚於君則曰致廢衣於賈人而曰君無襚者受之不以卽陳也敵者曰襚而君於臣有



襚之者自敵以下皆曰襚也士含以貝天子諸侯含
 以玉士賵以兩馬大夫而上賵以乘馬襚雖以衣服
 而有車焉雜記所謂以後路與冕服襚也賵雖以貨
 財而有馬焉少儀所謂賵馬不入廟門是也賵雖以
 車馬而有玉焉雜記所謂上介賵執圭將命是也襚
 賵北面將命而賵專於生者不必北面士喪禮若賵
 賓東面致命是也襚賵坐委之若無器則不必坐委
 士喪禮所謂接受是也士喪禮襚賵不同日而雜記
 謂含襚賵皆同日而畢事者鄰國相弔之禮也檀弓

曰讀賵非古也是再告也雜記大夫之喪包奠而讀
 書既夕禮主人之史請讀賵周人尚禮之文也若夫
 春秋之時天王使宰咺歸惠公仲子之賵徐使容居
 弔邾婁公欲坐含魯人之贈也三元二纁廣尺長終
 幅此含賵贈之失禮歟

從服

大傳曰從服有六有屬從有徒從有從有服而無服
 有從無服而有服有從輕而重有從重而輕服問曰
 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為其皇姑從重而輕為妻之父

母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為其公子之外兄弟從
有服而無服公子為其妻之父母然則小記所謂從
服者所從亡則已屬從者所從雖沒也服而所從亡
則已者徒從也徒從非親也空從此以服之也屬徒
非正親也旁從此以服之也然徒從有因妾服女君
之黨子服母之君母妾子服母之黨臣服君之黨是
也屬從有三子服母之黨妻服夫之黨夫服妻之黨
是也徒從所從亡則已為其以人合者必斷之以義
也屬從所從雖沒也服為其以天合者必厚之以仁

也服女君之黨所從雖亡猶不已而記特言其已者
舉大率言之也徒從不特君母之父母昆弟從母屬
從不特為已之母黨鄭氏特是二者以一隅言之耳

日
月
問
所

卒

福

大清嘉慶甲子如月福清韶溪龔氏開鵠

古
朱
林
山
本

文

龔氏開鵠

